

「統一狂熱」與「分裂狂熱」

● 似乎又起了一陣波瀾

國語與方言的問題，一直都是最敏感的問題。一九六二年，郭國基擔任省議員時，爲了省議員可不可在省議會使用方言的問題，熱烈討論過一陣子。一九七三年底，爲了文化局限制閩南語節目，也熱烈討論過一陣子。最近，前進和夏潮同時出現了幾篇討論臺灣話問題的文章，似乎又引起了一陣波瀾。

「前進世界」第二期，刊出林波海先生的「國語與方言」，引起田朝明先生極力的反對，在「前進世界」第五期發表了「河洛話（臺灣話）與北京話（Mandarin）」，林先生主張公共場合應該使用國語，不適合使用閩南語；但田先生卻主張「在民主社會任何人都都有權力使用自己所歡喜的語言發言的自由。」林先生說：「不要說一國之內必須有一個共用的語言，就連國際上都必須有一個共用語言。」田先生卻主張「『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』，就等於其他語言要忍受媳婦仔的運命，不能公開露面，任外來人輕視賤踏而等待被消滅的運命？」他不但聽到「國際上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」要「驚死」，並稱國語推行委員會爲「行不義的」。

● 暗潮起伏，各自運用「形式邏輯」

另外我在夏潮革新號第一期（三月號），發表了「論臺灣話的保存價值」，收到一個署名「高克迅」的讀者投書（夏潮四月號節錄）激烈的反對，認為臺灣話應該消滅，中國人要使用國語，甚至主張使用國際語（Esperanto）。

林波海先生我不相識，從他的文章看來，我想我們對「方言與國語」問題的看法是相近的，但是從不同的角度發表演論，卻遭到兩種完全不同的偏激立場所反對。這樣的反應充份顯示了，臺灣內部「統一狂熱」和「分裂狂熱」，正在暗潮起伏，各自運用「形式邏輯」思考本質問題，不知道「統一」與「分裂」事實上是「相反相成」「並行不悖」的。「狂熱」湧湧於心，所以失去了冷靜思考力，走向極端，甚至連別人的文意也看走了眼。

田先生看到林先生「使用共用語言」，就緊張兮兮以為是要消滅方言，把「共用」讀成「共同」，認為受到壓迫，於是連「共用的語言」都認為不必要了。這是患了「分裂狂熱病」；高先生看到我主張「保存臺灣話」，於是就緊張兮兮地認為，我主張不要推行「國語」，於是更提出偏激的主張認為方言應該消滅，依他的邏輯推衍下去，那麼「國語」也應消滅，必須使用「國際語」了。這是患了「統一狂熱病」。

我以為語言就實用言，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，其目的，就是要令別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情感，如果各自堅持「自己歡喜的語言」，在五方雜處的公共場合，不肯使用大家都能了解的共通語，

不但不能達到表達的目的，對於不懂你的語言的人，也具有排斥性，的確是很不禮貌的。

●語言除了實用性之外，還有藝術性

不過語言除了溝通的實用性之外，它還有藝術性、文化性等種種功能，如果只爲了實用性的目的，便刻意地去消滅方言，這種行爲就好比貪婪的人類，爲了滿足自己無窮的欲望，破壞生態環境，以爲把全世界無用的物種消滅掉，只留下人類能吃的能用的，便說自己是在進步、發展一樣，是非常愚蠢可笑的行爲。

但是生態學家反對人類的淫欲無窮的擴張，竭力呼籲，挽救面臨絕滅的物種，當然不是主張人類不要進步、發展，讓歷史回到遍地蔓草、野獸橫行的蠻荒時代。語言學家反對消滅方言，並不就表示反對一個國家應有標準語，世界應有共通語。

世界上因爲有這樣豐富的物種，人類的生活內容才能豐富起來，如果把不要的物種消滅掉，不但人類的生活將變得貧乏，人類也無法生活下去。生態學家已經看出這種危機，不必多所贅言了。至於語言也是相同的情形，語言就和生物一樣，它是有生命的東西。如果把所有方言消滅，定於一尊，這個統一的「共通語」、「標準語」也必不能維持長久，終歸要分化爲許多方言。所謂「天下大勢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」。沒有分裂的統一，必然要重歸於分裂。

●歷史的教訓，俯拾即是

這個教訓歷史上俯拾即是。古羅馬帝國統一了南歐，把南歐的原始語言消滅了，卻繁衍出義語、法語、西語、荷語……等多種方言。古漢語（即諸夏語、雅言）把四夷的語言消滅了，卻繁衍出中國的無數方言。

但是羅馬和中國發展的結果，卻大大的不同。羅馬帝國分裂成好幾個國家，中國卻維持了統一。這是什麼道理？

高先生的投書中（編者按：原文三千餘字，夏潮未及備載，此據原文）提到：「……如果中國像土耳其（第一個使用羅馬字拼音的阿拉伯文國家）、日本一樣那樣力行（拼音字），則中國可能很少有方言……。」姑不論高先生的推測如何天真。中國果真使用拼音字，中國早就分裂為無數小國了——正如羅馬帝國一樣。

● 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

許多人把中國能夠維持大統一，歸功於秦始皇的統一漢字，但一般人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漢字在學習上固然很不方便，記音的功能很笨拙，但它卻維持了抽象的統一。它放縱方言的發展，卻用抽象的漢字統一起來，使得各地人語言雖異，文字卻能相通。保持了分裂中的統一。

當然文字的統一不能滿足政治的需要，所以歷代都有官話的通行，俗稱普通話，古稱雅語、通語，現代稱「國語」（但我不太喜歡「國語」這個名稱。「國語」二字傳自日本，有很濃厚的國家主義味道。我主張使用「標準語」的名稱，或者直呼為「北京話」，就像英國以英格蘭語

English 爲標準語，所以英語稱爲(English)。

●「臺北國語」是很不標準的北京話

現代中國標準語是北京話。不過要想操一口京片子，除非從小在北京長大，沒有經過特殊的語言學訓練是決無可能的事。這沒關係，中國永遠以北京話爲標準，而事實上各地人永遠說不標準，這樣北京話剛好維持抽象的統一，就像以前的官話一樣。許多人以為他說的「臺北國語」很標準，這不是好事。「臺北國語」是很不標準的北京話，如果「臺北國語」是「標準國語」，那麼中國便有兩個標準語。一旦臺北國語拼音化，或者依據「臺北國語」「注音符號化」(這是非容易的事，美國英語的韋氏音標、KK音標，便屬這一類)，中國便非分裂不可。倒不如維持現狀，大家能說不太標準的北京話，卻能說標準的方言，維持了統一的分裂，分裂的統一。

●臺灣話是中國最古風的方言

高先生對我說「臺灣話消滅了，臺灣文化也就消滅了」的話，覺得很不解，這是因爲他只着眼於語言的實用性，沒有看到語言的藝術性、文化性。

我在「論臺灣話的保存價值」一文中提到「臺灣話是中國最古風的方言」，高先生卻說臺灣話因爲是長老所以要被淘汰，就好像文言文要淘汰一樣。我說臺灣話古風，卻沒有說臺灣話是文言文。臺灣話是表現臺灣人生活文化最適當的語言，它是活生生的語言，不是文言文。

但是因為臺灣話古風，對於了解古文、古詩是極有幫助的。北京話因為是胡化最深的語言，想要利用北京話來了解古代的中國文化，的確有不太方便之處。這一點若不是對臺灣話、對古代漢語有深入了解的人是很難體會的。我們如果要創造中國新文化，不是從地方文化、從古文化中去尋根，難道要從西方文化去尋根不成？

●無論河佬話、客家話、山地話都應該保存

無論北京話如何老么，從實用的觀點言，選擇北京話作為標準語，我認為是合理的，但是從藝術、文化的觀點，任何企圖消滅臺灣話的主張我都反對。因為消滅方言，就等於消滅中國文化。站在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場，站在中國多元文化的立場，臺灣的河佬話、客家話、山地話都應該保存。

基於以上的理由，三語教育——標準語及方言（母語）、英語（世界通語）是維持國際溝通、中國內部和諧統一、保存傳統中國文化、發揚現代中國文化刻不容緩的大事。搞好標準語教育最重要，其次是母語，最後才是英語，乃至於第二外國語。

（原載「夏潮論壇」一九八四年五月號）